藥地炮莊

附刻見行

養汙行首
蔣倒升載

經題也出世間
宝中更有工夫
亦為無為雙遮
幸得皆字雙標
有時道四大為
常將以破血氣
之執而執背
說斷有蔣道身
外無餘對以破
合身取心之執
恥而說者更是
聖人合天下為

藥地炮莊卷之二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老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浙江子陳丹衷訂

養生主第三

三一曰。莊叟時無生之旨。尚未西來。老子之旨。流為養生家言。故莊叟立論訶之。謂養生者。須識取生之主。

石公曰。立命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無生則非養之所能生矣。衆人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非淺達生死之理。惡能養生。

身心。慶萬世之
安。順依乎天理
第一神丹。忘命
人人踐過。何令
以啓手足者。令
忘淨堅氣。所亨
內還父母者。今
作大把握不享
此竅門。照此燈
蓋試問丹生無
生安生。主在其
塵處一毫爭自
暫資不會正熱
便作至寶。刀
雖貴此一變起
最是歸體。莊生
冷笑曰現識不
通生機。忽離見
毀食說盡矣。或
者能得一半。

小修曰。自其獨尊無二曰主。管攝若帥曰督。
盧丹曰。陰符云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
命。輕命滅裂。藉口舍生。何如正告曰養其生
之主。乎天理。不落生死。而安順中節。敬養之
主。所以為萬世造命者此也。
愚曰。此篇發明慎獨中節之學。以一善刀而
藏。消盡善惡名刑。卻于最賞提刀四顧有介
哉。外篇達生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
鞭之。消盡偏養內偏養外者。解牛鞭羊曾見
此出己則目之欸御乎。題曰養正則吉。

鄧嗣發正說曰。大道進矣。養生稱言知言食貨。自本日實踐操。養乎谷神爲體。探頤勿用由顯。首蠢塞乎天地。生成本一。詩曰。生斷兩頭。中斷不在將何緣者。中不在內外。中而無不在。將以何爲督者。無近二語不擬善惡者必在境。遇上討針線正見能殺能活非山澤體鬼家活。討者觀者不識。故只爲善則名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督中也。奇經八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督脊貫項爲督。督爲陽。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管見曰。或引善不積不足成名。惡不積不足滅身爲證。則是爲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則是不爲而不近名刑也。蓋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迹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唫。爲于無爲。豈常情所能測哉。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

不得而近也以為惡則刑不得而近他戴之要行而施坤之復霜堅冰然不第祿以為惡耳遠綱金雞以何為食從哉。

吳鐵我與朗目莫復浮山表中郎寄書曰何以朗居士之日耶居上暇如鑑野矣若恩塵盡者非瘠其心與眼不可瞭而心獨可曉然如云瞻譬言入道非言道體遂昭直指胡因而也道若

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督守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

三一日中之名。因過不及而立。中之用。不以過不及而限也。故有圓中。正中。時中之說焉。以緣督為用中。則將中。即正中。即圓中也。中節之和。即未發之中。豈有兩截三中之贅耶。宗鏡提自證淨分中道。有為中道。實性中道。又說不斷不常中道。不假不定中道。不空不有中道。又截中論玄樞五種中道。將緣何者以為經乎。

可人是門非道若言入門是從門入並是家珍聯聯我曰收其目所以生其目之七也收其心所以發其生之幸推上本無生無故又安用發發仍是發其中之生發而生其心之天眼耳矣浮山曰牆壁皆是天眼制作兩截那出在牆壁下如何曰燃燈倒人家牆壁如何曰將領曰門堂奧是家珍皆被虛空立處[illegible]包句一杖

正曰。陰符云。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公則無私。惡皆化為善矣。二祿非祿。禪草非貪。刪逃非孝。才辯伊周非行。覇術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證知大本化育。而時出經綸。自然不縱欲。不絕欲。而從容中矣。聖人以至善之體統一切。以中節善用貫有無。故名教刑書皆是天理。增損不得者。正所謂不執相不破相而享因物付物之寔相者也。

薛云。有涯之生。生滅之生。非無生之生也。故有涯無涯之知。知見之知。非無知之知也。故無涯有涯何以隨無涯。此內外景秘密之旨。非但不識生。且

異四顧一刀譲等登南當北臥是何人涉江以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合之只完一養生主時有問向上事者只對他云看刀。

素問亦是刑書。孝經即是仙方誰能解之聊齒三嘆。有已前惡作知者大學與我聚有云不事且地貴孔聖地嫁。

不識知速下兩府字凜然。

杖云此主全在緣督以爲經故能爲于善而不近名爲于惡而不近刑慎獨之妙也治己治人皆無二致可以養親即可以治天下國家矣易之觀我生觀其生即觀天下涉江曰杖人添兩于字於爲字下政見督之緣乃顯獅子捉象捉兔之全力。

愚者曰既說身又說生于何分疏年何以爲盡所以立命也拂入養親一識令人誦之手舞足蹈仰天嘯痰盎必養其生之主者方能得親順親耳孝經曰孝無終始通于神明曰孝無始則有在髮膚

亦自發者何如護生用殺之一刀耶何如生前無生之殺刀耶五味在抱酸鹹俱化鑊湯猶炭恰好遊刃

依乎天理刀解中節林然爲式四顧善藏你看這位講學先生烹飪靈地白牛丁也

校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月盡全牛矣不逆詐而先覺官止神行矣且嘆

之前者。曰孝無終則有在祭葬之後者。發傳天下。人心。續萬古之主。中主。以事其親其逆孝何如耶。方知孝經是金剛棚水火鬼神沒奈他何兵刑地獄豈能比其迅利大經細經皆明可悟常統常變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音紀砉音畫然嚮然。奏刀騞音畫然。莫不中音。合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庖犧納皮角不
妨吞盡九牛毛
枝曰是刀還有
利鈍也無若善
用雖萊刀竹刀
亦具神解不見
道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三
達五中是鼓鑄
爐動刀甚微等
刀而藏慎獨永
火何妨百淬諸
人要識此刀麼
許雜中香取
吹毛用了意須
磨與善刀而藏
忘誰利誰鈍

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音隙導大窾。音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者然

皮骨相離聲。然響大于素也。經肯成池樂章也。細閒也。窾空也。肯著骨肉也。綮猶結處也。軱大骨也。十

觀我弋嶺曰解得千牛刀不傷到頭須解善刀藏等閒了卻英雄半與韻著兄是法王。

老子治大國者烹小鮮陳子學天下亦知是凡庖丁好道處用剎刃上對文公雖有語處止見一邊養生之主。何曾露見。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微欲透孔總在畢露家低從間道見叚竪何異拔擢剛觀余圖將謂獅子

九年以十年爲率而用之九年言其久也熟極而化也。

譚云。分明滿斷上坐一庖丁。徑將解牛作山水絲竹。是何等心耳。從來寶刀詩歌。將不出無厚二字。每至于族數語。凡性命道德文章事業小心大膽俱已拈破。

杖云。綠督爲經。率性之道也。以無厚入有間發揮中節也。潘亦云。讀此提乃知中庸之智仁勇是無厚之刃刃。五倫九經是有。間之全牛。又拈出慎字爲致中和之本。與神解豈與偷變壞經者比。

評曰。庖丁之語。當作三句看。所見無非牛是俗[illegible]

踞地便是騎牛出關耶更須一解。杖曰俱賦能緊指頭冥冥能吹布毛又誰知其神雖王而不善哉無骨一刀須幽關奈疏四顧當三號。疑處去千萬鞭無蒜處見庶主其出笑右俱我亞要問他天地一笑也畢竟往那裡去生舞一東古今爲女集定作驗喚還篤吊家老今以前嚙爲其

全牛是智眼有間是道眼能見全牛者有成竹于胸中者也遍身芭蕉剝而不壞其間安在惟刃知之耳三百八十四畫畫畫都是游刃之地與時偕行喫緊在善刃一語時時緣經卽時時奉主。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公文姓軒名宋人也

郭云始乎適而未始不適者忘適也月放于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又大箇是識歎不多。南公大丈曰這個便從救苦天尊竹刻想大士山人只念救苦救難觀世音何不念佛勿樂觀世音安樂二字今古北胡一悖斷邊郎便偷忘故見出許多不大刀兵生不活剁是個漢便下此成轉私細個筋斗跡倒第一冤家郎是第一是人熱鬧場中打一合戰便是一疑案歎矣

衞云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防患周慎豈期畜樊中哉雖王不善也何若無心順物乎。

集云驚閒者從形骸起見也右師曠然澹漠安于所遇之偶當曰天使獨曰人有與者言無損于我之本來面目也。

袁小修曰陶徵士云明闇豈不昔。庶無異患于此所以縱浪大化也。

愚曰庖丁以全牛為有刚有師以介獨而全天一全一獨取譬妙叶。只是休然之求。有誰肯顧不功驚之。庶幾稍慎其獨耳。依然收歸刃矣。嗚呼哀哉

下見大士燒慈龍語倒著伽山不許親眼要人淚徑下幽耶。杖曰哭者以人觀眼吊者以天競斷芝臥詞哉。雖然斷語林老聃以繫縣世人何害亦是縣解已縣解矣冥極無卻之處領看依然亦是也安順讀錄。一付吞槃殞遽他手有足藤始得。運句曰薪盡火何以得傳。直教莊生向火失中燼火爆出始防。

老聃死秦失（宋本作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盡从聿火皿。手續火于皿隙別作燼孟子盡心可與合參）

郭云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愚曰童子謂不因人然只是背亦可得生若依也藏更破之管不任實氣也有謂形爲薪神爲火者有謂事爲薪理爲火者有謂火雖薪則滅形有謂薪雖則光發而無薪之火不滅者有謂火滿室中而用尤必在得薪者但請善刀折藏而藏之若不知析燒自不知緣經又何能續義虛生後來誤釋爲火

集曰佛典言火傳于薪猶神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人見形朽便謂神喪終期都盡可乎然令生趣生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然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將盡矣金聖全不出乎鑪冶漏必還之海以見其無衆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衆生如一豈故反哉知衆生之一者乃爲善養生者耳

陶云庖丁言養生之理極矣又推到未嘗有生之方爲探本之論以結主字之敘薪盡火傳如楞嚴波斯匿王不妨淺解

楊睹曰莊子以養其主之亂而塞蓋其生耳弋說一端也夫鑿枝錯亂利器自濟董公之壁義帝侯公之迎太皇則開自我造于房君章幽求鄙儀督善處人骨肉之間彈之將笑臥龍無間爪彼間以刀頭識身者也翱射書齊入天地之間矣曾知微環則進入寓世之無間者乎

凌滄虛云。逍遙遊曰。杳然喪。齊物論曰懷之。養生主曰安時處順。托出三個聖人來。與他安名。弋說曰莊子用世才。蓋謂錯節處。勿輕試。于肯綮處乃可下手也。齊桓公苞茅祭罪。膠舟致討。入楚之間也。趙襄子肘韓康子。入智伯之間也。范蠡賂宰嚭。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譖樂毅。而以騎劫代。入燕惠王之間也。漢高祖為義帝發喪。入項羽之間也。王允用呂布。入董卓之間也。仁傑謂姪不若子。入武曌之間也。李愬破蔡。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以山陵事獨對。入丁謂之間也。有間可入。授筆定

忍曰不知其盡也一句根鈸前不仁乎既已破神器之陋見斷思更則消神我之慮竟常見因薪之死神于實辯若于來外矣聖人主養萬世之生即以萬世之生自養其中批天順縣隨緣遠絕不知其盡各安自然所以勝于樂爲哀樂不能入之樂將乎哀爲哀樂不能入之哀樂固樂哀亦樂也其同患而食春則

絕域而有餘無間可入以能定三分而不足蔬器于身者臟臆有氣宥宇有色者意所至而人備焉意所不至而人逆焉淺陋極矣莊生周末四顧無下手處只得卷而懷焉

杖云帝者天命之性也縣解者生死無涉也指窮于爲薪是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也火傳是緣督之經天地雖覆墜乎與我原冥極而無知也三一日不知其盡故哀樂不能入學薪不厭而不神之火傳焉畢究竟竪因堯舜至今在世人懸肉我不知此心亘古今外道煉識陰以賊嬈娱看破

參食貪則貪。不慾大看。正用善識了。知那邊害。沒迴避處。無按造作處。只在造進行履耳。誰料後世道者。偏倚那邊造作。迴避督緣耶。莊子始矣。

笑曰莊亦造那邊春這邊。言處佛自参非犯紙那不則越人刀耳。柴須一吹宗上教大。造作此新傳個甚麼。便打破鑊非殆不如明說不如于中手不要經生

又荒緣督之經矣。故曰及盡今時。野同日滿。空者。火。物物之生。機皆火也。火具生物化物照物之治。而有焚害之禍。雖白鑽燧發之。必賴灰斗養之。是竈與釭以用之。倫物協和之竈。夫非即形即藏者乎。則言天命者。神不可知之謂總也。則言性者。不自知之乎泯也。其實流行一切中。聖人表此心之條理。用中于民。物物不過乎物。斯中節而無矣。貪慾忿諍。則斂斷而錮之。則藏。常人遵迷安心。可耶。沒高者執偏闢勝。昧于秩序而匿不可知。以服詣乎。淪其首。不知極也。漏其尾。不知節也。

槃地講曰易爾險阻平地風波卻由迷陽如何下足誰知畫于洶差別智是究竟覺耶養虎哀駘以爲心使藏跡能不擇地行駢異飛補屈沺致虛證開明造說大戒也忠孝不得已到底醫門多疾堅生招福似此五洞艱是刀痕不若支離傳其薪火

人間世第四

三一曰非要以無爲自然爲宗以逍遙爲趣獨不欲幻妄親人間世必出盡其情僞使免坑塹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是至密也

黎久曰敬身寡欲而不必逃乎生死者分也致中和慶延後世而不必免于興亡者數也人盡人之職耳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程子曰我亦有丹君信否習時還解壽斯民

虛舟曰人間世將有天關世耶將有不落天

稱日以弦歌陋世之人怨畏纓習之教是何心行若于日忌便射于同道悋是不道于一整國亡山山日生死之然一際卽。人潔之事輕形自雅今有以了毛人而輕用不見過兄實建此

人間之世耶。華嚴法界品化書別構一天地

祇從言耶。法界量滅。乃可語禪。無禪可語。此

有一寔。正因了因。藏于緣因。何世可出乎。因

物付物。隨分自盡而已。然非竊盡。安能不爭。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

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

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

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

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

氣矜耶劉云未達人氣四字未易以言語認如人未習木土遊居自不相入廣中偕恣先以哀殺木可參譯云未達人心四語是聖賢身世闢通有用之言字知者世之所用也若爲凶器最要醒人思曰看它泄用四個且字精彩易致理非一端孟莊暴之濫關路說與韓非作證驗衆手咨嗟者嗟

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音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澤若蕉言野蕪青草也。一曰積尸乎澤以澤爲量也。若蕉則民如草芥也。術一作衒。

須溪曰。存諸己者如神明。人自來叩。不言而信矣故反覆進之以道。曰未定者。猶言自家未玲瓏洒

燕翼者上既少矣下以無鄙惲李泌之學徒可譬仲尼因會遂仁者但蓄忍堅豈能推讓而皆之避德而逃世者之友難于攝公閒方長不折之以可逆使人主不苟說逆儒生厭溫公亦不能免黨禍也反學以止心誠意貴孝宗問甫不甚厭同甫亦不能有所弘濟也或問如何乃達人氣愈曰宰宮儒果作心引漆

朕在何暇及它

大學釋論中藏恕之喻曰唐太宗云卿等勸朕納諫卿等亦納諫否德宗謂李泌曰直使朕胸懷自盡而其氣愈和此所以喜得卿也那惲之諷廢立豈同魏徵裴度之諫東幾豈同薛廣德袁盎檻曰石介孝技距脫之詩韓范于闕卿閒之排股曰愉悅壞之可見藏身不恕安能喻人徒令闘捷耳杖云此篇獨以孔顏之敲唱爲首見非聖人不易處此人間即有貌姑射之神人亦用不着曾知貌姑射即在此昆是瓢裏麼

迷宗鑑焉失厲，惟有舍身能致命，且從齋戒得神方。

秦人閼於四字。實漫十二揣，蒸前十二狀，皆盡于此矣。並推王公以之拒諫遁，流亦用之以護短，因其修以擠之相乱之義，猶且奈何。

又云指出其病，即一弊也。如云年壯行獨，輕用其國，蓋爲剛復自用之君。百沸一溉，衆龍逢比干以下拂上，蓋爲忠才不善用者。繆剩一鍼。一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

須曰必有以也一語甚毅。既已種言之。又從春往復使其自供自吐。窮盡其贓證。然後下鍛鍊

疊曰時以時習則東為世。則以不得為出世乎。以縱探為世。則以退老為淵為出世乎。伊尹入世如孔顏出世乎則而言之同患為八極則義齊為六世乎。更約而言之。有心為入世。無心為

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扈。國名。今京兆鄠縣是。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

宏甫曰。順而能達帝王之政。逆而能忍老莊之術。才識相配。必本領宏淡。精魄有用。用不敢盡。安重以不斷疎其氣。非的然以為美。遂厲而致之也。

蕭伯玉曰。或見一時之功。卒犯物忌。一試不中。遂幾為人所窺。雖欲改轍不能矣。適足致禍。而反若可哀也。此輕用其智之患也。功德祿操。皆緣于不得

出世乎許如匀股虛空諗不能見于方圓三而也推此名寬延透物情术以諮求巧能畢物指人間世于無我有孫許字功位雙超入人間世于學而不厭正在兒孫肖力耳一同翻天海猶是師心依然只現泣腐身同故審處。

張文鏈曰虛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苦盡則意覺盡一候

已。非能樹而從之也。荆公溫公。皆以道治扶世。然進之不顧其安。而卒至于壞。達者自量不效。則推懷折牙。何爲蘇而復上乎。豁懷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正曰一個世界。總是一個聖人之心。以表吾言之。治者人即天也。使者性相一如之義也。太子者見孫得力。宗內不知也。終言無用之用。遯世無悶。本不動者也。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感。

化外無心先天為隨自然善後悲者曰此是手先大似抱橋洗樊王伯厚曰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豈患其為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覺與其為愚曰此是耳矣太討便宜。蘇老泉諫論有理勢利激諷五說。深州日太多用乃救用餘亦用戰敬德用權素實倫擇一而用則此因時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

須慧到器斷頓了欲列如嬰兒不是腳跟只一樣劉典叙曰太多悉曰將謂孔子政諷是及化殊洛面制非及化乎當將學儲裕契求設矣在此處更須拊其變眼。

金剛石與暴虎馮河豈不氣凡畫有夕王宰若讀從門殺人生

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惡戲讀惡可甚言其不可也

劉云日漸之德不成。言如此遷就浸漬將小處猶未易透。况大乎。云此道在納約巷遇之上。

陶云行不以地飛不以翼者無已也若有已則有挾以喻人。多矣。穰矣。端而虛則不虛勉而一則不一。云此絕迹不行非行而不行者也。顏子初有見于虛未知所以虛故以心齋進之。

杖云師心者不能忘我故曰寧為心師莫師于心

集云設為三條。委曲發明。可謂妙矣。然大人先生

于窮虛以天王氣理與智長乃事主中主君如三并依位立者戒亦是一來叢

既三聽之以心又隨埽之當思如何是聽之以氣曰放下着。或問孟子曰權序一捐兩來已學扎兩途開其于東據與家月中題原我前來心不起汝聽得否忌曰埽心埽氣聽個甚麽物曾本虛待個甚麽

不如此心體本無正用即得盈虛消息現前歷然

在已分中有何委曲有何巧妙安排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或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一志者謂主易壞而任個自然本易隙來天然中節細之符。

凡從一氣說起，此人間精華。

此是微意揣測，切莫從口發論。許粱梅鹿樵說曰：優孟學孫叔敖，則有令人學孔顏，何不能孔？日心學清淨易，日耳學聖賢難，聽者斷此，決定聲聞。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

郭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

焦曰：人心自止，橫執以爲不止，是猶之馬伏槽櫪，而意騖千里，即供默山林，祇滋其擾耳。本義曰：氣非志帥氣之氣，符者，吞如氣候之將至，隱然中爲之動，止于符，則隱者亦不復覺矣。

杖云：氣也者，外其心志，虛而待物者也；符也者，叶乎神靈而不眛者也。

蠢一月使民如承大祭謨以事帝立廟祭祀之意非細故也中盧發揮洋洋不可度思有知不可度思之為心齋者乎故同傳大士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夫齋戒教生與殺生之說不相反耶曰但背然處自知不二

實諸嚴實諸無寔害于不得已

北山錄曰求那跋摩告宋文帝云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風雨順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匹夫有願挽回仁心則從齋戒始元伊世珍曰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清其氣上士遇肉食之但不殺耳氣淸則心淸入道易天隱子以齋戒爲漸門之首袁小修曰楞伽是達摩印心之言詳詳戒肉豈謂悟大乘者無用此粗戒爲乎先祖廷尉公示齋戒屏曰神明其德即是齋戒鉄鉄觀誕烈可數思人間世發揮蓄本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

是一毛耶，是無翼飛耶？臨濟曰：有一人不離家舍，常在途中；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且道是一毛是無翼飛？

剔川曰：窮耳目內通，可以務不合參透。謨曰：不從聞見起知。古德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皆合參云。

無地日千里，無翼萬古難現，是三十二應不起于家屋，總是被聞者喚是陳。

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跡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音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毒，世俗醫也；斷，絕也。一宅，合門宇宇為一也。

郭云：入遊其樊，謂放于自得之場，不皆于實而止。人

聲華實絡絡索索滿地生，契然林立皆安名，無門無毒會宗旨，前後到可知重輕分選，其名本自在，入逆其氣，便不化。心止于符，便何端由此用，陳無人解，新于玄同自然之根，而故難低，聞此甚淺化者爲封，不只恐卻有相擬依然蕃錢。

則鳴，聲官兩應而無心，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者，無門者也，任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不得已，理之必然，體一至之宅，而會于必然之無以，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然，至于自然之報細，故難偽。

劉云，絕迹易，此妙語也，難可以解，至于無行地，則絕、跡、不、足、言、矣、化、處、自、然、且、不、涉、方、便、而、何、難、焉、之、有、虛室生白，又從知見上，形容那無知見處，仰萬川不疾而速，感應集虛，諸家以坐馳爲非，非本旨也，又曰無門無毒，勿視其毒，視其毒，未有一門無毒者，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投也，樊者外也

叔孫氏謂陳大夫曰吾國有聖人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聖人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若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吾滋惑矣淵山曰若將耳聽於聲念眼夫關將始得亂有知者乎淡默非符也嘆默其嘿默可以知符若銑只為道又是曾壞腦文王

陶云回之未始得使為人使也。得使之為天使也。至靜者。非曰靜也。靜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性無也。若以止為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坐而馳耳。此絕迹者也。非不行于地者也。

譚云徇耳目而外心知。著內通二字。方可與語。

正曰。吾分別于第一義而不動。豈必墮黜作為焉醫乎。不昧同體之仁。以善用差別之智。是謂仁智交圓。即是轉識成智。

集云。乾坤其易之門。發身于陰陽之外。其無門乎。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猶醫以毒攻毒。聰明有知

雖可此炳求公曰老樹顏應南青山終不言

神武不殺其無妻乎。顏子之衡一。請亦是冷灰爆豆。敢撞着孔子癢處孔子便將一塊通紅熱鐵，千鎚百煅迸出火星四射，如閃電相似。遂將堯舜義遜授記，宜其喟然一歎。謂循循善誘，博我約我。愚大難顯也顏子自謂墮肢體黜聰明。夫子乃使之徇耳目而外心知，豈非倒一說。鬼神來舍，證上吉祥止止，爲帝王爲仙佛，豈更別有秘哉。

葉（音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諸梁，子高名。）

劉云甚敬而不急此五字足以殺人便盡情僞可娶始此矣。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劉因唯諾說曰。物無無對者。亦無無陰陽者。而聲

亦然姑以進退存亡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禮樂之所由生。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古今將變事物倫理。聖人何嘗加損于其間哉。惟蓋夫心而聲律身度矣。

荆川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然則無人道之患。陶曰安則行。溢則患。

集云。清心約物亦是做事人。充之則為澹泊明志寧靜致遠。非竟親見夫子來。朝受命而夕飲冰。不敢輕自放過。則得痌瘝若切。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

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劉曰葉公憂在利害夫子以生死別之從根本下鍼君親一念豈以如臨乎上而後盡分亦自事其心耳所謂神明其德即心是帝至聖至明聰昧能

耿翻生死方了得身親割手不起一念富公曰累月自凡須聽莊于豁磨雲發貫鏡三昧以臣來其君子頓其父爲宗言曾知自事其心與行都忘身之爲自性哀樂于于衛頭斜制術有不擲子自敢求忘意不離上白權祇許惜請聚全機活脫何敢至此說事可矣

王元美曰莊子能言之郭子僅

能行之、猶非曰
莊子以別路能
言體意義君子
義安道能以別
路行之。旅俏甘
刻淨明忠孝經
方知大費金似
舉之緊以上述
事々一何別爾
丹意夫子其行
可見文成公曰
人定天無憂心
清息不竭華山
山頂上。叢杖有
難知。
達人了語多以
險語刻露才士
形容淵關必作
被僞能無瑕
况探國手。知晷

不得。無可禁何。非褻瀆也。旣明達。談笑有餘。
黃文成曰。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仁原不蔡生人。所
謂入火不熱。入水不濡。
杖云。此篇逕出忠孝至性。以事心。不踰矩而處世。
又何義命之能奪。此與人間世之張本。推重孔子
至矣。何暇至于悅生惡死。何暇兩字。贊嘆沉切。子
其行矣。决斷臣子之心。斬釘截鐵。非前後揣度之
言所能及。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
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

關門曰罪莫義意巧僞與異人不敢。幼安語雖約。君子以卜言慎聽人傳述不無一毫

泉情深味老子曰言語爲甚其義表在於言之氣其義味乘于以早知溢解人體世尹知溢辭不言中味者新曰解歸從長來將生頭察中與摘其笑笑有日不敢溢言乎奈慕爲。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羅念菴曰濂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減沉不懼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範可免溢言。

潘坤曰人聞溢言傳殃切切乎中黃曰明不觸物孔子惡訐有旨哉韓魏公于小人之欺終不道破古來豪傑敗于小人者多味此義羅仲素曰人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著實火坑塹故每事自反是一帖清涼散葛稚川曰與人言度其

奇反激又警敎。機得不為奇巧。[illegible]之教人甚于不而直之我無耶。也甚于横為史。記傳備吏特行。[illegible]

所知。若辨者惜短。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白。還也。張横渠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不尤人者學之至也。陳履常曰。士夫觀天下不平事。勿懷。不平之。意。切齒扼腕而遇事決發。必有過甚覆溺之患。呂東萊曰。吾少褊急。誦躬自厚薄責于人。而忿懥渙然。觀世間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扶養善朋。而用亦賢。汝陸子壽曰。人之或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樂廣曰。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衆矣。錢公良曰。心之鄙者不可訴。遂觀賢之愚者不可

謂寇反以險然接之子長傷情通發於奇取樂若任甚米其被類乃覺介曰予長逆認道家能為諸介此氣附知雲淵一陰也牛血濺石山態者曰氣息茀然

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所忌然則陳前陰有餘故偏嗣那面曰衰從謗毀見錯以從以禁兵而兵不凝盛驗語造形而卒發于粉整始卒

語道變。學道自不妄語始。肯哉此段提出忠信二字。真是州里蠻貊之大輿。哀樂不易施乎前。無自欺。參前者也。

杖云。此中便自有正有偏。有權有實。就中道破其故。使人自悟其妙于言外也。誰謂莊叟絕物棄世。不近人情。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因果亦明矣木懷門登十世矣高閒忽一日擲高廣大狀緒遷以人而棋象之壁乎勝高廣妙者身乃偏詞誑核太至乎遷不保御不保已不保言此當田慝千分何爲不知其然孰知其所終深洋近鷸逢言疑鶚不八旗家記盡將大中敗不打算兒且得一中進乘遊不用急物報避不及要識貞命大要存餘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諺云。陰陽二字。入妙。戲法真情。郭云。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圖害彼。不復循理。寫得徹透。無禦成典

美成在久。俱徹懺。各言。忿設無由。無由猶云不根

巧言偏辭。所謂風波易以動也。

獸死不擇音。（音蔭）氣息茀（佛勃二音）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

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劉云。氣息非然並生心刑。求死之淵。求有不極而圖反也。形容得到。可爲戒殺放生文證佐。尅核至而不肯心愬之。又云不知其然也危哉。復牒云苟爲不知其然也。就知其所終。不獨文有波瀾更顯世情險阻。此段似乎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

評云。無作報。打疊此心不用安排。復擬求歸本。以養中作定盤針。易經致命遂志。此特發之。自粗入細。向飲冰二字上發藥。直至藥病俱除。可悟叩而

增焉。

潛艸曰。蔡西山就道。徒跣流血。元城被命。熟寢待盡。從容大定。俟命。即致命也。

杖云與為无方則危吾國與為有方則危吾身道是如意于又屬不逆老如意于又從而竟作摩生有物暖自得以此正得度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得度即現宰官而為說法于云云彼且為而與之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智音）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

爲莊詞非達花皆門而愚曰若不悟達之入于無疵猶是一螳螂也學與莫乜難免犹𣠮

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天殺如言天生刻薄人也副墨讀如等殺之殺嬰兒川現其之知無町畦無分開也無崖無稜晰也無疵乃純

呂曰與之爲嬰兒以至達之入於無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于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因機點化勇貨亦可導之何非無厚入有間乎

葉乘敬日就者從俗而不拂孔子微較是也和者義之和和之以天倪是也子曰賜能敏而不能詘

師能兆而不能同。于長紀于貢作說客。若戰國托之敵。能誠能忍。則就不入和不出矣。

兆適曰。以偏傲爲高。詭譎爲禮。刻薄爲聰明。闒茸爲寬大。胥失之矣。人間世提出戒與正身。而世反以放達宗莊耶。

陳于野曰。天下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上難戲富貴。止如醉人酒風。正可耐一餉耳。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

集云。天生這身殺氣。適足以知人之過。此世上聰明刻薄奇險人病症。最是難醫。莫若就。莫若和。去

杖曰勿能到你形就心和凡中須其發活不露鋒芒致人而不

致于人始得其符而擒妖捉怪。且使妖能為我驅役術殊不崩。此人間所不易見也。童稚與常中波涉來參詳。民氣詩雨岸人皆悟而覺中迷笑話哉。

滄江曰在已事心不斷是無

其横然抗立之形也。復曰不欲入不欲出。微乎微乎。以其德天殺。一旦彼且為嬰兒。忽然鑽出赤子之本來。漸到無町無崖。談何容易。所以至此者。俱攝在正汝身三字內。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佛言直心是道場。黃貞父曰敬以直內。訓以常惺惺。圓應萬務。直非徑情之直也。此篇難言情狀。無不寫出。如佛度世。多少方便。蒼遂老能使南子識其車音。自信正身經驗。

湘洲曰。子輩引析招告楚蠻。正是嬰兒達無蠻法。

或問戒慎正身。尚管帶否。曰若管帶有礙。則穿衣

學其如[illegible]行機治世行于所無畏足無異飛中逢十七個金剛只消常不輕一拜知化無術本自無疵只爲我見師心便難達入。

以驕用逆者宜以養用殺者機老以欲約常。後令入佛智養必有以投其好惡而轉之虎不可以爲虎馬不必以更紀莫以佇者二志從食師驗失其所爲難語供識將謂拳變捕行只在螳

喫飯亦有礙矣

杖云入于無疵一譜。是九轉靈丹。隨機利導。如禹治水。行所無事。可以殺其奔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不則流爲揣摩縱横之術矣。

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音成矢。以蜄盛溺。適有蚉䖟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蜄。蠡蚌總名。厩。御也。

黃山谷曰。養虎牧羊。是謂觀其所養。解牛承蜩。是謂觀其自養。所養盡物之性。自養盡己之性。

陶云。傳其常情。無傳溢言。刳剡之秘密法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止餒之秘密法也。精于世故。玉此

譚曰。至人處物。如處英雄。心下意折。不爲忘身二字。增長柤直。

德山岸談曰。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是以民情爲矩。安得不平。

杖云。畜馬者正如保赤子。雖心誠求之。不中不遠

使不得聖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之道。懼其不爲

見秦少游甚氣塑劉子爲變以胡蝶診之不知縣跳胡蝶底病症作如何診。湘洲曰莊子極爽。彼敎孔子而借以爲聖手也。傑特武當山詩曰。能時南而去記得此出名可借世人不肯看耿只以神仙目之爲明胡蝶詩曰借哉劍術陳奇功遂不成斯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幾殘來文公看破燕子向謂顏回與不

缺銜毀首碎胸者幾希。妙哉斯言。讀至此令人下淚。因見絜矩之道。非止愼獨一概。其中有乎有等。能殺能活。如神禹下車而泣罪。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可以思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音歷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上聲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

仕以非孔子統天之身下題諸于則不足爲矣故問孔子比莊子何如曰若人譏得淺覺經甚權的心方許見得孔子笑翁曰彼亦直寄焉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二句中間予也一一哉奇式式令之起高蓋下山跌成無調點斷手自有示論迹後再稱贊者不得議夜乃今得

爲門戶則液樠，（音蔓）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音查）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

[illegible]六爻問叔曰靜琴喉不藏身處開見近路到他時。

全凡子綦曰起無人閒傍騰過甚賣凡源陀指示六方不用當機不知其旨者甚。

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譽余一本譽作喻）之。不亦遠乎。（漉滓淀也樠謂瞞出樠樠然也診占也）

劉云兩段若複。而敘致各自一趣。橫看成嶺。反看成峰。溪迴路轉。各有神仙窟宅。推開物莫不然。一詰想落天際。見之夢奇。又診其夢更奇。其相物匠石之意又高。所謂散人。又惡知散木。是與之之詞也。惟散人然後能知之。詰不犯正位。蓋若此。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音庇）其所藾。（音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為棟梁。俯而視其

孫曠料作業及
道傷之傳衍當
勘誤遂燒千年
之氣不材果能
何以免此
且如西門豹祭
河是祥不祥是
神不神對老不
知免舜力繫繫
打鼓祭江神
譯曰自嘆千以
下寫出神人以
此一句掉轉以
了不了令人深
思白香山曰無
事日月長不羈
天地闊
半首山下大松
高百餘尺逃閒
按作大顯擬樹
注證可一七

大枝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音舐]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音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音弋]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音善當音單]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軸解木紋旋散也新酒曰酲杙橛繫狙猴者麗屋棟也當作欐高名即高明大家也或曰

不肯行。一跌幡。路。一時傳以為神。豫取村樹。往往祭祀香供以為神樹。人皆信之。嘗予莊生所貴神人。全其天年者。將在此二者之外耶。

升菴曰。王右軍志願甚淡。可惜為書法所掩。但數曰。右軍之目書法支離猶顏虎頭之木紫支離也。竹間可曰天地傷心。从北孤獨從自肯下紅蠟支離處。相人間世。破碎人

高門。槍舍一遊。謂禳解。解祭祀。解賽也。適河。謂沈人于河也。古者天子春有解祠。

郭云。天王不材于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為之視聰為之聽。知為之謀。勇為之悍。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樂推而不厭。乘物而無害也。

劉禹錫因論曰。栗于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神櫟賢。推理所以。曾何膠于域也。

愚曰。前段是言人間之均辭避。此指出神人。正是發揮中庸不可能也。

支離疏者。頤隱于齊。肩高于頂。會音骨撮子括切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音陛為脅。挫鍼治繲音戒足以餬口。鼓筴播

闕有世無。
事介卑日屯山
家然能仁骨驗
形足千古然媺
故有如許個器
庭湯刮火之德
者無實人貝作
自了從不然道
界與人作持設
賞十夫嘆而不
于者。其將滌流
家者曰莊生日
謂盡其力盡勿
我人從剩也日
為貲士作階稍
耳見公武門五
宗劉于瓜網之
世才無可分何
可笑笑者也笑
賞日劉。

精足以食嗣音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瑩按編髮之髮會髮爲髻古髻趨項髻當頭低故髻指天也管腧也五藏之腧在上也脊高脇低者形容之詞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鼓筴播精簸米也

杖云支離亦微人間世乎非傷盡偷心者孰能知之此處莊生自寫亦爲孔子寫與讚孔子是能支離其德不以神聖自居甘心碌碌與世浮沉如挫鍼治繲彌縫此天地人心鼓其筴播其精刪定爲萃聖之大成歟

稱曰孔子常以不見見爲公與不見見爲爲吾蓑世降今替外卻以親見孔丘呼爲鳳兮爲無德而道衰此亦于吾知已一齊舍不然何知其吾行卻曲而不傷于見之轍環哉

來世往世倒論語一句更明說既上天風何下地河爲作爲落

王石攻曰薛文清極讚魯齋整菴特故膚較耳標

篇中有人支離而搭累聚之精其功不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列仙傳云。楚狂陸通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隱蛾眉山。尸子曰接輿躬于方地。今貴城山楚詞

戴乾龍忽乘坤馬。爲知非無咎飛耶。曾知此躍首而見耶。尼山欲乘馬不至。荀子使驥足前驅。蘇李錢別實來見稱不紙遂變。鷄可呼驟誰知其懸明之利耶。遂公門涕公其穴季龍繞澤。躍馬千里。則霸侯之赤松翁張之術而智支驪其騎孫而以要藏其用耳。徐濃毫曰。鄣侯大巧人不能化凡鉢鈍石淋民子

云。接輿髡首。述陽狂裝。朱于貝爲薇。東坡貝羲。爲人棄棄。荆川曰。述陽瘧。其可也。祁曲長稱我。

弋說曰。人間世見。世之。不。廁。于我也。處世者還就人間而調適之。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機巧而憫弄些小機械。冰啓消話。伶牙利齒。道自已十分有用。識者觀之。反不如散櫟惡木也。

孫淇澳曰。人當患難非參辭不足以自消其心。朱虎曰。避禍不若避名。息影不若藏形。又不可使兒輩覺。使敗人佳思。聖人處之。自。有。中。道。學。力。未。至。時。世。避。人。則。不。得。不。爾。也。欲心客氣。日日增長而不自覺。管東溟曰。乾三四介于相軋之衝。道在我

旁白封置何不立韓後。只此一明。又不可少。王介甫晚年曰。無人寄語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光翁謂丁尤以鑽核藏身。又取胡廣與帝禁老。而鍾伯敬明之曰。勿為所講。只此一呵。又不可少。方獄楚狂。趨避不得與言。本色真風。詩殊無極。世人不倡漁父為屈平之化身。又豈知楚狂為尼山之覩姑敢耶

位不在我賢豪不相師而相爽。凶人不相容而相制。又不能決其豁也。將潛則以立異譏之。將見則以干譽譏之。非援非推。猶忌其以立德名世。不尤不怨。猶慮其以得志加人。此重剛不中之變態也。遯世不可。治世不可。媚世不可。憤世不可。執經扞格不可。離經自廢不可。然含避德修業。亦無它法也。故孔子許詩焉。不能而處。惟潛无咎。惟友可潛。老莊潛者也。人生末世。早知其意。正己晏逝。亦省是非。

杖曰。首尾皆述孔子。正謂道德志行。栖栖周流。不

山谷曰以當觀世以身觀人間三藏五藏咳嗽一條已爾哉問如何是宗曰六合方圓筌如何是宙曰三牛乳火餘如何是宇宙合曰十丈中貫一毫頭甚曰此猶是指證種則成則即今人間世着參生文討論了道突

能少展此洩于鄉世而垂戒于君師臣子無此才德不可強試于世莫若如不材支離寓社寓疾以自全正莊子之自道也噫又孰知世人之不材世道之支離世禮之如社世患之如疾而神人正當以此自儕其神以轉移此人間世哉又云三代之聖人是孔子成之三代後聖人是孔子生之此處戲郭子玄曲為之解爭奈舌短不能高揮大抹何聖賢出處索相激揚此莊子藏身弄眼處幾個能自疑自悟耶

劉叔雅曰散木不見褒于匠石無情能為有情之語

淚賦作歌於稜與，煥德而爲懷刑之懼。是知世衰道降，如彼艸木衛身，日從箭鋒劍鍔中全身遠害，可爲寒心，安得不別搆一天地耶。又曰：昔庾太尉束帶以禮翟道淵，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桓宣武遠征還，詣劉眞長門，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夫管領烟霞，訐求松桂，幷對自安其無用之用可了。狂瀾既倒，砥柱功高，應須讓一輩人。正未可以蒸來卑急笑之。孫太初詩曰：挽回滄海全無計，領畧江山自有人。炮不得已，亦聽人炮，一眞淡界吾師乎。

藥地曰。是甚篇頭。誑符出售。縱燈傀影。惑認不真。不覺裝面舞難。自供玩弄。自塞與五雜曰。不及一籌。被析人笑。紫桑貧士出門句曰。萬一不合意。求為世笑之。逐人亦循人笑耶。符在哪裏。低頭歸卷。水中泥現。訛洗不淸。戲破英雄欺人。又為拂袖所誤。還須自己一充。畢竟如何是真面目。杈云。舉世只見

德充符第五

李湘洲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莊子此篇。大意與孟子同。

虛舟曰。孟子言擴充。言充實之美。莊子曰充實不可以已。此集虛充實一貫之符也。忘形乃充踐形之實。踐形乃充忘形之虛。莊且以破相宗剔醜皮相一輩耳。

三一曰。形神之離合。事理之顯晦。或人人殊。惟見性者乃能充之。子思曰。吾性無須詹。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孔子兩騁鄒車驟遊行天下何嘗見孔子如兀言不動魯國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是議倫物之化欣守其宗如騎驢而奔軼絕塵也哉此莊子拈出孔子之法身而形容其化身所謂中書圖者誰乎將引天下而從之者誰乎莊子化蝶如為胡蝶又化胡蝶為王駘孔子不知王駘孔子又化為誰做人之此

杖曰予提到德充符益見莊子一副心肝手眼迥出千古一篇中重疊拈出種種缺欠不堪為天人所共弃者與孔老人主宰相酬唱占其上風其中良有深意于此窺見則內外禄篇不待索解而自了然矣蓋世道愈趨愈下善少惡多吉少凶多治少亂多故拈此可驚可畏可痛可恨虛虛寔寔聊寓宗旨于萬世下或得一二疑疑悟悟知其解幾希之脈不至斷絕真如王家別鵲躡殺天下人皆不得已而此機用豈好為奇特欺籠萬世哉究

不覺禪屋說劍

吳曰書少斷人讚賺所折人腳將斷不以謝渦見如來耶。千慧日人知覺己是萬緣運都由己亦是自發豐。

袍山曰泥土塑像不肯燒香必待裝金使來拜到十分齊閑進香接人乃幾看耳。花生故意換人費卻許多黑原且以雪山消失空誰把對血又成精。

少不得一嚼。

斐曰。吾師于開首結尾。必出一番大議論。前盡立言之意。然後又使他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吾師前謂能自作主。更須有自由分出身路。始能縱橫而超拔異類。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愚曰兀與刖今古聲轉耳。

諺云。不教不議。虛往實歸。師友之間。必有此一段

乘龍鉤注處
思曰職家觀鑑
亦是種植，看從
拈此二個，豈足
當王先生死腳
尖一路黃
故曰死生亦大
矣，在蘇子中一
語，與常言無異，
在擎拳豎拂。大
驚小怪無來此
中道者直發端
耳。古德曰一言
引無言。要須着
眼。
延扶先曰，世人
看王兀者忽見
孔子稱之曰丘
將以為師則欲
奢降心而呼曰
王先生，摹寫甚

意思。方淡厚。雖然偏有人日但顧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恐王先生亦奈何他不得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王先生舊讀旺，今如字。

劉云。不與之遺。遺外也。正無假為所待也。坐脈再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

妙不必改作耻先生頭杖曰自其同者視之則孔子王駘非二止下得而同杖人又何能與其不同者乎博山曰恁麼只是心非口非心是物何爲最之哉

常季彌與一笑兩儕善于鬪點尊窗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小修曰東陽之鬼僣弟人以治病你說他是如何融杖云常季聞仲

正曰聖人與民同患即聖人退藏至密處也遁緣即宗而不失其正者也莊子爲執名相而不知化者言之故掩其與民同患之迹而尊顯其退藏于密之祕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劉云不知耳目之所宜無視無聽爲嬰兒者也世

[illegible]現妍美尼大似為孔子得神而割其道郊瓦者不行孔子又似將儀就儀擺着自己蹤處爭奈把手牽他不肯行。石公言沙市舟中有僧騎中白鞠頂二人渓憶見之驚問作甚家答頭戴不用戲弄人皆笑何謂孤峰頂上相逢在十字街頭擬去門裏房長與空劫前所單十字街頭擺手狂孤峰頂上相逢只戲騾工

人見不越色聽不越聲故耳目各有所宜不知耳目之所宜說得至人之玄寔所謂耳裏著得大海水眼裏放得須彌山方見是遊心于德之和。

郭云物視其所一者體夫極數之妙心故無物而不同也惟視喪其足猶遺土故解牛如土委地。

集云郭解以其知以其心大錯唐云知即心心即常心常心者不與物遷者也常季只知常為常而不知天地之墜必生之變而此心未始不常也。

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

勢其書壁者是我節車騎逆列陣縱敵明其膽識從自己操決。

景璧曰斯斯論創從來與齊可參乎傳句發吃之兩逃去及斬隨於王下中中斜於乃自甚其不知人夫不知斯之數劍乃內致而知之耶漸漸既于事笑即洒一坐耕然不如其為漸離與事其是客觀而言而人始知其為漸離以音

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九軍。軍用者書之數。九宮入擗擇奇于中。是其遺法也。登假。呂氏音遐。劉子假王。猶登假字讀同遐。）

郭云。官天地。府萬物。冥然無不體也。集曰。錯寓六骸。象耳目。郭云。所謂逆旅。非真耳目。錯前不知耳目之所宜。何以此云象耳目。耳目兩字不放過。寓非蘧廬。去來自如也。象云者。浮根之拄我面。猶天

[illegible]則不知，以表所知之是者曰從。无符意近慘淡，甚矣世人猶說其說，不知其心，雖能如手博者哉之客。撤聽至道無難，惟嫌揀擇耶，今問之曰奄蠢自丟揀擇耶，不擇擇耶，置之一邊，無事不斷擇擇，何事而不擇非。若謂擇日登假，日至道本無事，須揀擇毫釐不差，天地懸隔。趙江曰南泉謂平常心是道趙

一地二之非龍馬背上耳。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宣天地府萬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寓六爻也。坎為耳，離為目，象耳目也。一知之所知，知與不知，一也。一歸何處。心未嘗殺。郭云：心無生殺，錯所謂絕後更甦，欺君不得也。趙州問投子云：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與此同參。

郭云：擇日登假者，任其天行，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集曰：正是參學事畢。行起解絕。

李崆峒曰：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檜不樹燁，熊豹之皮不上機。劉邵曰：膂力者雄分也，不得

州使能至然出入九軍若是訓人。但見從當羅罰一種機胆得，止是黍稱擅乎。笑曰充其全領宗是何物寧據守中平正好推倒方許一亦稱腳下走道街頭九軍親這上為布發此則負天當也。正雖此設菩大人不如退戒且審乎遷身非患曰正恐錯會不必杖曰這兀于師旋信手拳雄腳臨，則何正上

美之智剛不立。聰明者英分也。不得雄之膽則不行。管子曰。金心在中。萬物得度。黃元公曰元氣者。天地之膽也。驅役雷風。蒸煉水火。而卒不受雷風水火之所傷。故特出勇字。

迂齋曰。草木之青。松柏獨托。舜獨正生。以正衆生。此即差等爲平等。而揚過順天也。性則本同。心佛衆生。無別。明不必向外求佛也。今執此以賤壓菩薩爲得意矣。萬物一體。與體仁也。執無別者。不許異于禽獸矣。偏詞易于錯佸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

縣子產做大家二脚放落三脚俱脇先群是亦等于扶弱不扶強。悬日王宋甘張是时諸讓正要彈出朝廷公則脚跟責不脫下一雙靈靴欲棟足古今豪傑闘誤有關此兩者乎。不者閂倖脇斷在編脚事元公曰子聽論玉春佛印簡精歪人讓子聽爲佛印所講殊不知佛自爲子聽所累老闍以衲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音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支段記者如居
士以王壽楼記
老假甚矣于贈
之著作賦論術
知中徒于酋之
彀中。賢儿珍仙
羿叔自招其紫
神夭兩乎分什
叟滄虛曰乘山
射常聆射揚氣
匠耐衷于。太欸
疑焉
李義山謂昔詩
云翻羨未中知數
術足、一生無復
投贊蓋萬古之
曰英使捨沉強
類誠惡道論請
忘其暇于予有
書于傳是義增

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子六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彀中、言羿箭當之所直。乃必中之地也。故曰中地。子無乃稱、言我已知。子不必更言也。

劉云。自狀其過、從刖足悍然而起、兩語窮極人情。人人自言吾無罪。不當亡。未有肯自言其罪不當存者。其情況至使人感動。

拔盡尺金付貴知貪嗔赤心一雙眼笑老難言于宜日卞和知璞中之玉何不剖而獻耶咨然曰識璞為難保用楚王懸明耳家可失卻一雙眼不可孤負一雙眼若類曰楚王更無了期卻自己眼且斷它人觀又一個來了。看這斯又作個甚麼來惑亂天下人不少。趙州猶云慣上門去咬人老禪

林云。自厭過。不厭過。知不可奈何。是三等人。不說不怒。怒而入。見德人則忘之。稱詞負實

譚云。先生之門。壓倒貴倨人無倚傍處。笑是惡陰怒是禍心。至人自責責物。全無遮蓋。

杖云。同門出入。稱世冤家。試看主賓敲唱。一抑一揚之妙。到此際使尊榮者不敢自恃其尊榮。使卑賤者不敢自輕其卑賤。始終各各有出身活路。

曾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尺叔切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云：仲尼非不實也，顧行則影從，言則嚮隨，順物

又乃寫上前斷，因行不妨指蹤耶。孔子持緊作嘆。無趾時夫便去。老聃撓其論矣。爭奈傷說者哂。

杖云：無趾固是奇人，被孔子陷於及再見老聃，陷陷他歹淺，孔子無位歹賊被家，手奈探竿在手。一撥便見。何妨從於這三腳跛驢逢兮曰杖人借孔老鬥出手眼。又將德山當面掇散。甚勤嘲德山是

凡是聖便嘴光護羣洞山曰。不是皇頭。大難來鶴嵩曰扁山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持、一手搦代搦日我也一手按一手搦

王流日、老折扇骨、不能畫序、七招口教賦壓擁、迷人、死迷、凡道是桎梏、若將錯就錯、亦只安于所傷、物不能傷之、賦憐、才即釋解、又可解。

關竅三不見者以人事七其足。

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

方亦城日。黃貞父戲擬漢太公辭太上皇詔。鍾伯敬戲擬曹瞞責黃祖殺禰衡書。將以解桎梏耶。莊生得戲擬之、神者也。今日生時安生。死時安死。本一條。也可還可。不可還不可。本一。貫也。請以解老子之桎梏。

恐曰曾知以解。桎。梏。之。說。而桎。梏。人。者。呑以天刑人。以人刑天而中道條貫明矣。此番用桎梏者。固戮民之類也。世人不知。便爲雁于黑豆揖御賦賻。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

此哀駘它乃天與以醜惡者洪中闊般出以光才德之前闡發無脈絡絜大概乃微出一體支離形有以結形觀清天之歎。分利變成天然。龍珠合作男怒。雌雄合前原非情孺是異諸公裂破面門倩錄無處搢邀羅剎觀音唱和賀分慮留芭蕉有看見此于華婁矣。日食無郤而生時于心者千歲都一邈疵于五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音門然而後應氾音泛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

岳松鳳筆探其
豆覈神古人之
以哀藏默以駘
藏駭以它藏直
者有夾北牝槳
黃謹能透通川
虎不作定相也
不見道馭隨任
君嫌不挂雲霞
色。
業木心日華藏
諸書乃其教之
放言。學須節量
有聲色之實好
耶少靜詞曰問
天卽否。仍川貞
其傢天。無怪其
笑也。笑於以曾
知哀駘它之爲
憂病害乎。莊生

也。嘗使于楚矣。適見㹠子食（音嗣）於其死母者。少焉眴（音舜）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所甲切）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它卽駝（音駝）背也。駘鈍可哀。故寓此名。

泝云。言人之與處而不能去。如雌雄之相戀也。

枝云。此又似哀公以國餌孔子。乎奈碧潭之龍。非

劉□□□□□然君將又□知得連又也笑。劉靜修曰述世士夫多以號務植者自號非真笑也非諱托也取莊子之意也手意凡以自刊耳則所前曰惡假所孫也蒙而新之其隱于道乎世今之世莫人其為人也乃訥訥素無怪其爲愚而喃喃嚴嚴今亦化而為愚然有天其遊者有身其四者乎之不昔于卷

香餌可得。又云哀公無。猶設一穿。釣特地釣出孔子之心肝五臟熱血滴滴地。又能令夾使人毛骨冰冷。奇哉莊子。神于虎頭。寫出幾可憐。三月大旅齊人歸女樂三日遂行之妙。不煩點染。此莊子痛惜不自禁處。特出德友。是德充符之平木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音余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音骨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音隙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

乃所以全其隱于懸也耶莊子曰不失于兌而生時于心亦自解而自全耳有如八十相好三頭六臂為才于之自全處否

王榛窓曰不善書者空揩皆知有不能揩而似類求者乎蕭伯玉曰元嘉無親眾鴻無不因瘦舉頭因波緩步巧手用短自非懸人不能

全

劉云自从生至寒暑略舉其物而不可堪者蓋是矣知不能規一評淡妙兌即老氏塞其兌之兌最是要義所謂日夜無隙正謂此也呂黎說祭河堤障屋霤如何得似此評妙趣下面時字即上面春字接者未嘗辭之乃因之而有得如物過其手其親境緣欣然不存于心而心之所存自有生意繫行雨施品物流形不可形容此亦德之至矣在非見分中祇與作才全才豈不難哉

于古曰兌如醫家脫症或問脫何以醫之曰先王

至山閑闢誰能出不由戶請合而思之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辰曰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莊子又曰水靜則明燭鬚眉不流亦不能清正當合參

石曰孫綽以水喻性乎論其實耳不是而能停不殊而常盛曾見其傾滅倒危俱是和平也耶貴圖潛難修則入水微出水淡原取傲高招狀之神新令將何以徵孫子之神鑑耶出梁泳上遺三界不假瑞保於旋宮登視而來軒記。言廣觀四占之

狀乎物之無有也。因曰一切法當靜無有起滅相。且同擧勝負而乘風破浪可得與平慢遇夏者同餅而觀否

在攻曰，老公謂僧丈有達體無達神相虛枝機鼓勇奔馳而膽交爽然不然質丈以由蘇治而體更貌而剝若無人皆破其藤者也于此平學斷隔一層。假允復曰索信秘遂當得尤真行水

蕭伯玉曰藥之貴賤甘苦。時爲帝也惟水。不。莊。禁例水惟一味。無別異耳。此然性功德所以無量也。賢書曰水流不已與物同理高下大小自得至治。平者言其德物不能離恐無其實是不形之平然謂云如登丹壽火令胸中平平焉水停之盛不形之德始余山谷以論鋒相喩猶門外語也德已難言又云不形只以水停四字爲喻試看海天浩渺一旦晴空魚龍潛影日月生焉至德之心亦復如是。

愚曰坎之五曰坎不盈祇旣平。有悟水平之盛者

悰偶曰術中所云水大九首上俏三月潮相于僻十女孫华日是果酒則相于漲惟以德充符觀之乃可讀耳今謂非于所引諸醜與屍于所引定丸湘秋無異有人信不笑曰將收一典昔畏與髮詩番西樹有石空項提

險而不失其信者乎。虞集天心水面記可以喻其體。方正學觀海樓記可以喻其用。若信不及此水亦險矣。

闉跂支離無脤說音悅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音豆肩肩。甕㼜音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闉跂者。跂而守城門。無脤。無脣也。技而于脤。節腎也。癭。頸瘤也。甕㼜大癭。項瘤者也。

郭云。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夫忘形者。非忘也。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此是莊子警之以爲工運今告子膠之以爲商于荀子曰聖人無情君官窮曰聖人如桔槔王曰警界莊無情有運之有悪月謂運聖人恥王無情悉者日爾

劉云哀駘它已過又出此一怪畧不及其爲人而愈覺痛快風人稱美目盼兮而森少遊傳耿鼓此一轉筆如木臺山窮漁郎忽得洞口變幻之極

小修曰借形骸以驗德全兮可使作兀者支離會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去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于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屬于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謷音敖今楚人呼大爲謷

白雲禪以郭說爲是遣情。離方便道情猶未淨。更除方便人無論且道此遣情者之情。能無不耶。由此觀之。以天一部莊子。亦枉然多情在。知宮嚴執聖人之所遣也。知爲假禍此尊膠接商之傷也。皆天所署而還食于天。芒了背食多青山正命食有不識此多情者手。何勞饲粉。猶生下譏指斷命根斷以虛空

郭曰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始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登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正曰此如佛說心不見心。本無者也。而硬說無情。弄巧成拙。從欲顯靈知之自然耳。聖教則曰情不可滅。亦不可任。必

畫丁斯知刑又成預鋭鵝畫汎蓮鉤电積亀孔而沉成揚竿踆遅之罪登非中道不成章蔦在宥之所歎乎揚客變舊伯玉互相遂新以為楊皮荒空而空心忘之閒于持謂為累輪貫猶食評息十成之將皆恥分日卷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曰幾者靜之極以之先見者也非士進其繆則而達者快其鋒進正以妙關時也

節之以享其中和。

何晏言聖人無喜怒哀樂，鍾會等述之，王弼曰聖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故體冲和以通無，其同于人者五情也，故不無哀樂以應感，聖人之情應乎物而不累于物者也，謂之無情過矣。又曰聖人性其情，狀人情其性，不性其情，安能久行其正。

邵子曰，寒變物之情，暑變物之性。文饒曰觀來者者誰耶，中節即無寒者。

張文潛曰，清淨無為，遣去情累，而不流為智術刑名，何哉，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

浮傳指氣曾山
切忌未生時崖
于適得而義矣
道是百戰休戈
方可合此節指
狀難蓋代功堪
論未許將軍見
太忙
擊日隋乾識髓
未木形骸皆知
爲豺刀似灰之
情緣情脈言語
道有心行處滅
膏粱爲旋來欲
塞之嗳蝎情斯
榜嚴破見而日
是不名見無欲
故靜而定代起
或不行者不可
爲仁意只穀此

其要而中其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
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于無
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陳皆曰不害之害始如鸞鳳後如豺狼以絕情也
胡康侯曰執心前之性體者于用處不復究竟以
爲塵矣欲拔本塞源而殄滅之故其說流遁失中
莫可致詰其應務顛倒錯迷不堪觸點
袁中郎曰初學道行人難行其後亦行不去鮮克
有終故曰道不遠人賢者以難事自礙又以難事
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若打倒自家真世俗

□□妙果而說其反復言世所不爭者解好以奇僻炫顯土面或自據以義形難則直心一往不厭悲深達是時士德行樂于流近以說樂乎大哉依然此乎小矣聖人進乎中請再克之辭嚴而以天默默切思門請生解。

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

陶云知約德工聖人所造耳當時則用過則舍之

方羽南曰看破虛空釘樁則發與未發不可兩橛

而發時之中節不中節卻不可混朱子以嬰兒至

老無一息非已發而不乍起望洋之歎趙孟靜難

之陽明曰亘古常發亘古未發今亦難之耶荃穿

透甚淺而原不壞淺說之相也如以語為發則默

為未發動念為發則靜時翻時為未發學記曰禁

于未發之謂豫豈可執心不見心之所以然而廢

正害乎

張二無曰世人轉而反悖其無情也甚矣盲修欲滅情而不免大决市倫反以藉口菩薩釋曰覺有情其中道乎郁離人曰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者皆世間極寡情之輩李長蘅曰嘗念昔人鍾情吾輩以為不及情之忘情似之而非也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而後可以至乎忘管子曰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皆其所逆也陳與霸曰謂聖人建獨分而不併參乎外始誣說乎少游曰彼有其具其天則謫之必與為仇乎無樂乎為丈夫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寂則不如

亟埋土中。曾堯臣曰。凡事忌盡。雖稱亦須留餘地。
與之心。易曰。舍用無體。只在中節。進者時乘也。
以差別言。有情慾之情。有嫉害詐狠之情。有忠孝
慇誠之情。有爽村高遠之情。聖賢正言中節。方外
不過逍放。如楞嚴言想多情少。是指情慾也。聖人
之情見乎辭。是指同患之心也。公好公惡。傷亦不
傷。何用矯蹶叫屈。

廷曰。才說無情。說人一樣早已喪身失命了也。支離任今必拄。碎此書不表彰。告天下曰。孩說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
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
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

無情道也論從何處來的。雖山間叢叫，起滅不停，將如何頭明日是誰起波，山大情後人領日夢裡給喊捉賊個賊還眾摸來說予在側呵呵大笑一場也，是無窮致得要無端負竅，所需當于丈還人樂再看看。或刪結以惠子者何也，笑曰：莊是拈提一絲索被奪獲疾的怪，廣傳之故光動地將粹函盡皆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瞑音眠）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弋說曰：見性不真，雖有目與瞽無異，而人反不覺其虧欠，靚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故曰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又有詭譎陰險者，自詐其計高，自多其雄成，故於予又為解其摯膠。彼卻克于齊，以跛足受辱；晉慶于楚，以蟄附致討；華元將

申中天天一繫探開不上引出懸于爲傀自誇堅白好奇故批貌發形者對照耳。當時惠子亦當翻轉面皮曰子不冷耶子不瘦耶何故錯用精神不能發形只當股擊按南行萬歲而以歎無樂之額須曰分明一幅遮羞布當作天孫錦襦看無忝曰誤得真天真而目如堪忍辱者卿梨亦是各充其才且

目睹腹貽譏諷者。蔡澤易鼻魋顏。見笑唐舉。伍胥重帷而見公子光。自猜其疣。魏武捉刀以代崔季珪。欲掩其醜。况凡㾕者乎。後之兀者如孫臏習鑿齒之流。何可勝數。德之不充。雖支離其形。為益甚。

表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王性海宰官出家。乃以吃齋念佛闢天下。亦屬可為。雪浪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道與之貌。則醜形皆可賤形。無人之情。則曳衍著書。皆可陶情。須知回互。勿矜一往。

唯疑錄曰。濁世不可莊語。此危行言遜之寓意。乾

閒行在何處。可黃做仲圭墨菜簡數抄大編蹊曰洗本罪而忽幽根則自而弗業是知達人遊戲于萬物之表豈形內之詭譲山山李子復寄跋蘆雅不一帆懸之行盛行戟因擁腫之餘春微風息埃霏時而坐披情發光且令舒掌揮酒以出走罷之也。

筆乎。家世不肯衣人之美。不如着弊垢衣以自襯。

甘為世之賢士所笑責。而𥈠受聖人之歎息可也。

林通鳴曰。聖人中道。為庸俗所恥。奇才秘。必越之。

久乃自失。而時勢或不及。還則惟有別路孤行。自

傷自消已耳。人不知而不慍。何害不望知己。

余奉人日葉澤須願被蟻。不失英雄面孔。何敬容

膠鬢髮衣。終墜兒女心腸。人生後世。與其求人人

說好。無寧順天之本色。韓修武代張籍曰。浙東百

萬戶。不盲者何限。若籍自謂獨盲於目耳。人不修

道完真。而飾外欺人。是猶坐衣冠於糞土也。